



主办单位: 齐鲁晚报 吉利汽车

编者按

8月22日,吉利汽车“追寻烽火岁月,见证抗战伟绩”寻访抗战老兵活动走进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三位九旬抗战老兵,每一位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战记忆。年岁已长,说起当年艰苦的抗战,他们都只能记起一个个的片段,但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他们的每一段抗战记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也希望老兵们的这些故事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愿他们的精神能激励更多人。

张广亮:

# 原想闯关东,当了机枪手



文/本报记者 尹明亮

8月13日,临近中午,午饭还没吃,93岁的张广亮坐在敬老院房前的板凳上与老伙计们轻松地聊着天。皮肤黝黑,身材不胖,虽已93岁高龄,但这位曾经的抗日老兵依旧精神矍铄,听说有人来访,站起来走上前迎接,步伐矫健。自从8年前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后辛村的房子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孝里镇敬老院便成了老人的家。衣食无忧,但最让老人兴奋的便是有人想要听听他当年打游击故事的时候。

差不多是在1941年,当附近的石岗村等几个村子陆续被日军占领并建起据点的时候,19岁的张广亮离开家乡,踏上了闯关东的路。“到了黄河北,在德州附近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了打游击的部队在征兵,虽然个头小,但当征兵的领导问起为啥要当兵时,我就说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于是

便开始了打游击的生活。”加入游击队,对张广亮来说算是有些意外,此后在日军占领区,昼伏夜出,张广亮便跟着游击队在山东德州到河北塘沽的地区内四处骚扰日本军。

“一晚上要窜100来里路,都是要等着日本鬼子从据点出发后才在路上打伏击,但是硬打打不过,打一阵就得跑,没有一宿能安稳睡个觉的。”入伍不久,因为打靶打得准,张广亮从步枪手改成了机枪手,“那时候打靶满分30环,我都能打26环以上。”七十多年时间过去,当年的很多细节张广亮都已记不清,但对他所用的那架九七式机枪依旧记忆深刻,“枪都是从日本人那抢的,子弹也要靠抢,好处是这个机枪啥子弹都能打,不管是捷克式还是歪把子的子弹,抢来了都能用,能打2400米,鬼子进了800米就可以打了。”

几年的抗战,在敌人的后方,随着游击队昼伏夜出骚扰敌人的张广亮也切身

体会着敌后战斗的艰难,“装备要靠抢,而且日本鬼子打枪也打得好有把握,有一次试着在掩体里用枪把子举起帽子,帽子刚露头就被打飞了。”

时光在张广亮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但抹不去战争留在老人身上的伤痕,在老人左腿小腿肚子上,一道黑黑的疤痕依旧清晰。“那是在禹城东边一次伏击日军的时候被鬼子的三八步枪打的,绑了两层腿绑,都被飞过的子弹给蹭破了。”张广亮说,那是一场遭遇战,本是要伏击的,不料一开打就被发现了。

曾经的九死一生都随着日军的投降变成了回忆,说着记忆里留存的那一个个片段,张广亮连午饭都顾不上吃。抗战胜利70周年马上要到了,老人最近也有些兴奋,对老先生来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意义更不一样,“60周年的纪念章在那场大火后就找不到了,希望70周年能有一个。”

朱诚仁:

## 趁夜突击炸毁日军机

文/本报记者 尹明亮

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西辛村,已经91岁的朱诚仁两眼已经看不清东西,但身体依然健壮,吃着午饭,不曾注意到有人来访,当发现记者一行前来探访时,说起曾经的抗战经历,依旧记忆清晰。

“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就是夜炸日军洛阳机场。”虽不苟言笑,老人说起7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犹如发生在昨日。那是在1944年,朱诚仁刚刚从黄埔军校十九期西安七分校辍重骑科政班毕业,被分到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下大陆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九十师部辍重营。“那一年,日军占了洛阳,在洛阳建了个机场,企图轰炸西安,部队经过前期侦察,决定突袭机场,趁着夜色炸毁日军飞机。”谈起曾经的抗战,朱诚仁有很多事情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但对那次夜袭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战斗打响的那一夜是5月23日,在此之前,选拔出来的50多人的突击队秘密训练了一段时间后,从西安出发,朱诚仁和战友一行54人骑着战马,日夜兼程,躲过日军据点,向洛阳靠近,“先后经过安康、商县,在晚上到达洛阳。”朱诚仁说,在距机场十几里关帝庄的一处山坡上,留下十来个人看护战马,其余40多人分了三个班组,一个尖刀班、一个搜索班、一个爆破班,趁着夜色向机场进发。

一行人摸到机场时,已经差不多晚上9点,在机场有约30个日本兵把守,在铁丝网的外围,突击队等待着时机,“刚割开铁丝网,就发现了两个日军警卫,怕开枪惹来别人,悄悄用铁丝做了两个套,窜过去直接把敌人勒死了。”当尖刀组把



敌人解决后,爆破组的朱诚仁和战友便开启了炸飞机的行动。“身上三个炸药包,两边机翼各安放了一个,机舱里也安放了一个,拉出引线,点着,机场上的两架飞机一会儿就炸了,前后不过一刻钟的时间。”40多位战友毫发未损,完成任务回到关帝庄,兵分两路当夜返回西安。

七十年岁月流逝,再讲述那段抗战的岁月,老人一脸平静,敌人飞机爆炸时的火花随着时间成为历史,但人生走过近一个世纪,那段艰苦与荣耀的历史一直是老人内心记得最清楚的事情,“一年多以后日本投降,那时候特别激动。”不知曾经的老战友是否依旧在世,抗战年代留下来的东西已不多,但一盏马灯老人一直留存至今,那也是与曾经身为骑兵的朱诚仁一起打过鬼子的“战友”。

温洪德:

## 16岁参军,抗日保家



文/本报记者 尹明亮

从村支书职位上退下来多年,88岁的抗战老兵温洪德已经很少离开位于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房头村的家门。16岁当兵抗击日本侵略,成为泰肥交通队的一员,为了守护家乡,四处奔走,偷袭日军,却不敢回家,而如今,老人对家也有着更多的依恋。

曾在战争中负伤,一条腿短、一条腿长,年近九旬的老人身体虽无大碍,但走起路来只能慢慢踱步。耳朵有一些背,但对当年在游击队中与日本作战的经历还有不少记忆。“那时候周边日军的据点挺多,广里村、东张村还有孝里都有日军的据点,虽然真正的日军不多,但伪军不少。”当年参军,温洪德最

初是勤务员,后来当了通讯员,当夜里准备袭击日伪军的时候,他就要向平常隐藏在百姓家的游击队员传信。“拿着黑夜当白天,虽然打仗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但从来也不敢回家。”温洪德说,在肥城、泰安、平阴以及周边的区域,交通队时常要骚扰日伪军据点,“但由于实力悬殊,是不敢在大路上去打日伪军的,都是看准时机,有机会就打,打不过就跑。”

随着日伪军的扫荡,温洪德所在的交通队处境也越来越艰难,“没有好的时机,就在黄河西边整军。”温洪德回忆,当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时,他所在的“老一团”正在河西,得知日军投降后,他们便连夜过河,准备给日伪军最后一击。“刚过河就在平阴和日军遭遇上了,那时候大伙伙士气也足,一路打着日军往肥城、泰安跑,追了30多里地。”

其实日军投降时,温洪德也只有18岁,日军投降后,当时的温洪德跟着军队一路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只可惜因伤没能随军队继续南下。“说起来那时候也算是个毛头小子,但一打鬼子就来劲。”转眼间,七十年已过,当年的毛头小子也已是耄耋之年,即便努力回忆,当年抗战的很多细节,老人也已经无法再想起。但老人总是在反复述说着当年在泰安、聊城、济南周边打游击的一些记忆片段,虽然无法系统地描述,但一说起来,这位88岁的老人依旧精神振奋。对老人来说,曾经的抗战经历,是他这一生最珍贵的财富。行动不是很便利,但老人执意亲自找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章给大家看。虽说不了太多,但沉甸甸的纪念章承载着老人无数的抗战回忆。



探访老兵的吉利汽车车友准备出发。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张中 摄